

新劇百種

(独幕話劇)

拖拉机出厂之前

所云平編劇



江苏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編

內 容 介 紹

国营南京晨光机器厂江师傅的女儿江阿秀，定在一九五八年春的某一天，在家与钳工刘根子结婚。一切都准备好了。不料原定第二天出厂的拖拉机的刹车器忽然出了毛病。这个问题必须当晚解决。于是，刘根子排除了种种阻挠，除了自己忘我地投入了这场战斗，并帮助他的师傅江师傅克服了本位主义的思想，去参加解决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拖拉机按时出厂了，婚礼照常举行了。

拖拉机出厂之前

(独幕话剧)

所云平编剧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

*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8/9 字数 15,000

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八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100

统一书号：10141·681

定 价：(6) 一 角

K29
8864

編 者 的 話

这个剧本最初发表于“文艺月报”(1958.6期)。

剧本以工业生产大跃进为背景，反映了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的尖銳斗争。剧中着力描写了四个人物——具有共产主义自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青年工人刘根子；誠朴、温厚，但是有些自私的老工人江师傅；性格开朗然而任性的女工江阿秀；热情、善良，不能理解女婿为甚么那样热衷于工作的江母。戏剧情节也较为紧凑、集中；人物的关系和行动为一条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进行斗争的主綫貫串着。全剧洋溢着大跃进的兴奋气息。

社会主义在一日千里地前进；先进与落后，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的斗争仍然繼續着。——从这一点出发，这个剧本有着极其现实的教育意义。

編 者

拖拉机出厂之前

人物：

江师傅——五十多岁，钳工组长。

江师傅——四十七、八岁。

江阿秀——二十岁左右，钳工。

刘根子——二十五、六岁，钳工。车间党支委。

赵师傅——四十多岁，老工人。

客人们。

故事发生在国营南京晨光机器厂第一辆拖拉机试制成功前一天的晚上。

时间：一九五八年春，某日傍晚。

地点：江师傅的家里。舞台上的这间房子，本来是江家学习、吃饭、聚会、待客的地方，如今却布置得满屋喜气洋洋。因为今晚这间房子要暂时作为举行婚礼的礼堂。右后方敞着门，开着红灯的那一间是新房。左角上的一间是江师傅老俩口的卧室，左前方有一门通向走廊。正后方有一玻璃窗，窗外可以看到工厂的厂房和烟囱，甚至还可以听到机器的隆隆声。

幕启：外面下班的男女工人熙熙攘攘，厂里播音台在播送着大跃进的歌曲。江师傅穿戴得新崭崭的一面在忙着铺桌布，摆碗筷，倒酒，打拼菜等，一面在忙着招待客人。

江师母：都別閑着，瓜子、糖的自个拿着吃。下班了，就該回来了。

客人甲：（四十余岁的工人家屬）老嫂子，你可真是好福气呀，給女儿找了这么个好女婿。

江师母：好不好的，反正是他們倆从小自个相中了。

客人乙：（青年妇女）嫂子，今个夜里，你可別欢喜的睡不着觉啊！

江师母：看你說的！

客人丙：（姑娘）那当然啦，丈母娘看女婿嗎，越看越有趣。

客人乙：哎！下班这一歇了，新郎新娘怎么还不回来？

江师母：快了。（至窗口向外眺望）

客人甲：不会又是厂里有事留下了吧。

客人乙：哎，我看說不定。上一回儿是因为厂里出汽車，喜事沒办成，这会儿厂里又正在出拖拉机！

江师母：不会的，这会儿我是先跟他們講了的。

客人乙：那为什么到这时候还不回来？

客人丙：又不是你結婚，你干嘛这么性急？

客人乙：尖嘴皮。等明天临到你，看我能輕饒了你！

江师母：大伙在这儿說会話等等，我到厂里看看去。

客人們：用不着。——我們先回去了。——等会儿再来。

江师母：不，不！都別走。

（江师母上，手里拿一鏡框

江师傅：大伙都早来了！

江师母：我的天哪，你可回来了！

客人们：江师傅，恭喜你！……

江师傅：谢谢，谢谢。坐吧，都是老邻居了，别客气。

江师母：大伙都等急了。根子呢？

江师傅：到废料堆找料去了。

江师母：你怎么又给我把孩子支派出去了！——阿秀呢？

江师傅：没回来？

江师母：我问你呢！

江师傅：那——大概也去帮根子找料去了，根子在捣咕着创造一件新机器，准是阿秀看着眼热，也参加上了。

客人甲：这些年轻人可真是积极，都要当新郎新娘了，还顾得弄什么新机器！

江师傅：在这跃进时期，我们工人谁不一有空就动脑筋、想办法，琢磨着改进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不然的话，我们厂凭什么出汽车，出拖拉机！

客人乙：那我们还是趁早回去吧，等会儿再来。

江师傅：不，不！今个我已经跟孩子们说妥了，找到料就回来办喜事，那模子等明个我替他们做。

江师母：今个你就不该再支派他俩去找什么料。

江师傅：孩子们要跃进，我还能拦着他们？

江师母：为什么你不去替他們找？

江师傅：我到鏡子鋪去給他們鑲了个鏡框。

客人丙：是新郎新娘的結婚象吧？

客人乙：先給我們看看。（从江师傅手里拿过照片）

〔客人們和江师母圍上看〕

江师母：（端詳了半天）不清不清楚的，这是照了些什么景？

客人丙：嗨！真有趣，照了个汽車！

江师母：（意外地）汽車？老沒正經的！我还当是阿秀和根子的結婚象呢，鬧了半天照了个破汽車把你美成了这样！还給它化錢鑲上个鏡框！

江师傅：怎么，你瞧不起它？連党委書記厂长还都亲手給它披紅戴花呢！这是我們厂里自个造的新产品，长江牌汽車！长江牌，你懂嗎？这比英国奧斯汀还强的多。毛主席号召我們十五年赶上英国，我們这一跃进，就把英国鬼子給赶过了！

江师母：快把你那油肮鬼衣裳脫掉吧，別吹牛了！

江师傅：吹牛？这是手打鼻子眼前过，那么多的工程师专家亲自檢驗，把我們的长江牌和英国奧斯汀放一块較量来較量去，載重、速度、輕便，哪一样也較量不过我們。

江师母：一輩子就这么个姑娘，你就不能买点講究的东

西，非弄这么个破玩艺给孩子们送礼？

江师傅：你不懂！告诉你，这比什么都贵重！不信你等会儿瞧，阿秀和根子看到，准能高兴的双脚跳！你知道吗，为了赶制这汽车大梁，我们组整整七天七夜没睡觉，孩子们上一回把喜日子都错过了，就是为了造这个宝！

江师母：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快去洗洗脸换件衣裳吧。

江师傅：你等我找个地方把它挂起来吗。

江师母：来家正经八理的活儿不帮我做，弄这么个破玩艺来赶乱，这又不是鲜鱼水菜，你等过了今个再弄还会坏了是怎么？

江师傅：要不是为了今个，我化钱镶起它来干什么？（自己去挂照片）

江师母：双反给你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我看你都当小葱吃了，这犟气一点儿也没改。

江师傅：这大字报把什么人的思想都提高了，我看就是没把你这死牛筋脑袋弄开窍。

客人甲：可不能这么说，江师傅嫂子在家属会上也下了保证，贴了大字报，保证你们穿暖吃好，家里的什么事儿都不用你们操心，这你能不算是嫂子的思想提高？

江师傅：算是可以算，就是还差点儿。

江师傅：哼！你叫瞎子来摸一摸吧，我这思想那一样不比你高，

江师傅：高是高，可就是为了女儿结婚那么点事跟我闹。

江师傅：誰叫你沒給我把客人請到！

江师傅：那晚上大伙都在忙着出汽車，我請誰去？今个全厂又都在忙着出拖拉机，要赶明个到市委去向党报喜，“五一”节去向农民弟兄献礼！

客人們：那我們还等在这儿干什么，不先回去。

江师傅：别走啊，一会儿厂里的人来了，还得我再去請你們：

客人們：用不着請，一会儿我們再来。(下)

江师傅：这——老东西，你是打心里又想給我把今晚上这喜事搅慌了是不是？

江师傅：慌不了。我告訴你——

江师傅：什么話別說，你这就去給我把孩子找来家。

江师傅：別急嘛。(神秘地)告訴你，老东西，根子这孩子可真是有出息，近来几夜沒睡觉，又琢磨出了个合理化建議。今个下午他把图交给了我，嘿！我一看哪，可真是了不起，要是这件工具改成功，把做小扳手的生活，从手工改成机器操作，少說也能提高工作效率七百倍，那我們組这擂台主

算是坐定了不說，兴許我們根子还能上报，当模范，到北京去見毛主席呢！

江师母：別淨想好事了。

江师傅：想好事，这是真的！不信你等着瞧，今晚上找到料，明个把冲模作好，保险这件事后天就上报。那陣子，我們鬧个全家体面，看不乐的你咧着嘴笑！

江师母：我沒那么高的指望，只要今个別再象上回一样，叫我空忙一場就行了。

江师傅：你放心吧，今晚上保险叫你三喜臨門！

江师母：一喜能喜成我就知足了，还三喜呢！

江师傅：喜事还怕多嗎，这拖拉机提前在今晚出厂是一喜；我們阿秀和根子結婚，是二喜；做小板手的冲模改成功、工作效率提高七百倍，根子当上模范是三喜！

江师母：嗯，快点給我生个胖小子，叫我早一天抱外孙是四喜！

江师傅：对，对！四喜！四喜臨門！

〔老倆口正談的得意，客人們拥着江阿秀上

客人們：新娘子回来了！……

阿 秀：別鬧！……

客人丙：今个不鬧什么时候鬧！

客人乙：怕鬧別做媳婦。

江師母：阿秀，你怎麼才回來

阿 秀：到照象館去取照片了。

江師傅：你沒去和根子一同找料？

阿 秀：沒有啊。

江師母：根子呢？

阿 秀：不知道。

客人們：怎麼新娘子把新郎都給丟了。

阿 秀：媽，幫我把這照片挂起來。

客人丙：（接過照片）先給我們看看。

客人乙：真漂亮！

客人甲：真是天生的一對。

江師母：阿秀，快去把床頭櫃上放的那件絲外套換上。

阿 秀：哎！（進里屋）

江師傅：還沒看夠，叫我来挂好，大伙看。（拿過照片，挂到那張汽車照片近旁）你們年輕人眼力好，給我參考參考，挂的正不正？

客人們：好！

〔阿秀換好衣服由里屋出〕

客人丙：叫新娘子自个来看看吧。

江師傅：對，阿秀，你說，爸爸給你們這樣挂，好不好？

阿 秀：長江牌汽車：這是從哪兒弄來的？

江师傅：我说孩子不会喜欢这破烂，你不信，还非把它挂到这当中央显眼的地方！

江师傅：阿秀，你真的不喜欢？

阿秀：不！我喜欢！这太好了，爸爸。这里面有我们亲手做的零件，我们为了它，曾经熬过夜，流过汗！我怎么会不喜欢？

江师傅：看吧，我说你这思想没有提高吧，你还不接受！

客人乙：哎，阿秀，这新郎怎么还不来呀？

客人甲：得到多啥才能叫我们吃上喜酒？我老婆子这嘴里可是馋的要流油了。

客人丙：阿秀姐可真是好脾气，连我这心里都等不及了。

江师傅：不等厂里来人了，大伙帮我到厨房去烫烫酒，炒几个菜，等根子一回来，我们就先热闹起来。

客人们：好，干点儿活，也省得等的干着急。

〔江师傅与客人们下〕

阿秀：爸爸，根子哥什么时候回来，没告诉你？

江师傅：我嘱咐叫他早点儿回来的。兴许是那料不好找，

阿秀：不会的。

江师傅：要不就是找到了料，拿到车间做模子去了。

阿秀：要不要我去找找他，爸爸？客人们都等急了。

江师傅：我去吧。你根子哥就是这点儿叫人不放心，干起活来，就什么都不顾了。（下）

〔江阿秀焦急地等待着〕

客人丙：〔端两个冷盘上〕还没来？阿秀姐，今晚上你得好好治治他，哪兴这种日子把新娘一个人丢在家里独守空房的？知道的說他工作积极，不知道的，还当是他在跟你耍脾气呢！〔下〕

阿 秀：〔烦躁地〕这个人，真要命！干什么去了？……

〔根子急呼呼上〕

根 子：阿秀！

阿 秀：根子！你——怎么才回来？

根 子：爸爸呢？

阿 秀：找你去了。

根 子：什么时候走的？我怎么没碰到？

阿 秀：可能走两岔了。

根 子：糟糕！我得赶紧去找找他。

阿 秀：〔拦住根子〕你——别去了。

根 子：我找他有要紧的事。

阿 秀：别再走两岔了。找不到你，爸爸就会回来的。

根 子：〔坐立不安的〕阿秀，你说怎么办？

阿 秀：什么怎么办？

根 子：赵师傅他们组做的拖拉机上刹車器的活儿出毛病了，刘书记叫我来請爸爸去帮他们想想办法。

阿 秀：这……等爸爸回来告訴他就是了。

根 子：大伙都在等着他，我……

阿 秀：你坐下歇歇吧，根子哥，（給他倒茶）这两天累成什么样子了！

根 子：原諒我，阿秀，我……本来想找到料就回来的，知道你和媽会在家等的心急……

〔江师傅上〕

江师傅：根子回来了吧？

根 子：回来了。师傅——

江师傅：我刚到厂門口，卫警告訴我說你才走。料找到了沒有？

根 子：找到了，师傅——

〔江师母上〕

江师母：你可回来了，根子！

根 子：师母！

江师母：快坐下（向廚房喊）他孀子，根子回来了！把菜都端来，我們誰也不等了。

〔客人們端菜上〕

客人甲：根子，喝你这杯喜酒可真是不容易呀！

客人乙：都是一个厂的人，平常三日两头来，还拿的什么架子！

根 子：孀子，嫂子，实在对不起，我——

江师母：你們倆还不快一人敬他們一杯酒，不就沒事了。

根 子：(为难地)师母，我……我找师傅有事，——还得走。

客人们：还得走？

江师母：不行！今晚上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叫你们走！

江师傅：怎么，根子，你找的那料不能用？

根 子：能用，师傅，模子已经作好了。

江师傅：作好了！你到冲床上试过了没有？几秒钟出一个活？

根 子：试过了，冲出来的活还有毛病，我就是为这个来找你的，师傅，快去吧，大伙都在等着你。

江师傅：那——走，我先跟你去看看。

江师母：你敢给我把孩子带走！

江师傅：我去看看，出了什么毛病。

江师母：你就不能等明个再整？越老，老得连人味都没有了！

〔拦住根子〕

江师傅：哎呀，我的祖宗！如今正是在跃进叫劲的时候，这工具改不出，说不定我们组这擂台主就坐不成！

江师母：你逞能，你自个去！

江师傅：根子，你检查过没有，那模子什么地方有毛病？

根 子：找不出，冲出来的活拿到装配車間去試了試按不上。

江师傅：是不是R精度不准确？

根 子：什么R精度？

江师傅：小板手啊，你画的那图，不就是为解决制作小板手的机械操作問題嗎！

根 子：不，师傅，你弄錯了。我說的是制作拉拖机上用的刹車器的冲模。

江师傅：那刹車器是分在赵师傅他們那个組做，你去管它干什么？

根 子：我忘記告訴你了，师傅，今个我听說赵师傅他們組做的刹車器出了毛病，等着料重新作冲模，我就把我找的那块拿了去，帮他們組——

江师傅：闖了半天，你是在背着我干这个！那我們制作小板手的冲模还做不做了？

根 子：怎么不做？我不是把图已經画出来了，也跟你研究过，没什么問題了。

江师傅：沒有料，你拿什么做？

根 子：再另外找嗎，废料堆那么大，仔細翻翻，总会找到的。

江师傅：你！——

江师傅：別吵！別吵！你們怎么必得在这个日子吵？都給

我坐下，你們先陪大伙喝着酒、吃着着，說說話、聊聊，我去給你們做喜餅。(下)

〔靜場片刻〕

根 子：江師傅，你还是去看看吧，刘書記他們都在等你。

江師傅：我不去！

根 子：你不去，这刹車器弄不好，就要影响拖拉机出厂的时间！

江師傅：影响了出厂时间叫赵師傅他們組負責！

根 子：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如今有好多單位已繼向我們廠訂了貨，農民弟兄天天在盼我們、催我們，如果我們的拖拉机不能保證提前出厂，不單要影响全廠的跃进指标，更严重的是会影响農民兄弟提前實現四十条！

江師傅：反正我們組的責任早就尽到了，分給我們組的活，哪一件不都是保質保量，提前好几天送到裝配車間的，

根 子：可这拖拉机上好几千个零件，有一件出了毛病，拖拉机就出不了厂啊！

江師傅：叫你說，这好几千个零件，哪一件出了毛病，都得我們組管，

根 子：我們管不了的不管，能管得了的为什么要袖手